



晚秋闲钓

□刘兴华

一条清溪，清澈见底，
鱼儿搅动着流淌的光影。
风是微凉的，月是清瘦的，
我将这一竿的风月，
都握在手里。

暮色四合，我才恍然惊觉，
夕阳正把最后一抹余晖，
轻轻地，揉进我的心里。

那不是云，那是秋光，
是我，终于把自己，
还给了这片宁静的天地。

晒秋

□高翠玉

秋风，轻轻解开季节的纽扣
那么多爱语
在草木间飞翔

静谧的苹果园里
好多入世的少女，朱砂点眉
在枝条间悠闲自在荡着秋千
她们体内自带香气
阳光下一闪一闪，远远望去
像极了一树眨着眼睛的星星

摘一颗
轻轻咬开
甜意从舌尖漫到眉梢
此刻
连阳光都是甜的，软软的
落进晒秋的竹篓里

大白菜

□王坤

都说雪花和寒风
是冬天的标配
但在农民兄弟的眼里
冬天不是风花雪月
而是约等于大白菜

从绿油油的嫩苗探出了头
到迎着阳光雨露生长
似身着军装的哨兵
整整齐齐层层排排

房前屋后田间地头
都是你的快乐老家
随遇而安安营扎寨

施点农家肥浇些自来水
就可以长得
墩墩实实白白胖胖
粗壮厚实一清二白

在雪花仙子下凡之前
一颗一颗被窖了起来
成为寻常百姓家的主打
慢慢享用个一年半载
包炒烹拌蒸熘腌煮
成为人间千年不变的最爱

甘甜鲜美了多少岁月
接济滋润了世世代代
如今时蔬林林总总
大棚乱了季节
唯有凉地正宗的大白菜
让人间情有独钟难以忘怀

前几天，老家捎过来一些
新鲜花生果，虽然外壳灰不溜秋，
不怎么好看，但剥开后果仁依然白里透红，吃到嘴里满是芳香。

仁依然白里透红，吃到嘴里满是芳香。父亲说：“知道你喜欢吃花生果，今年雨下得时间长，花生都泡在水里，这是穿着水靴下地捞出来的。虽不中看，但这样的天能长这样也是不容易！”

啊，入秋以来，黄淮地区的天气确实特别。从九月下旬开始，雨沥沥拉拉地持续了二十多日，田间四处是水，走进去泥沙直没腿

弯腰，雨大风急也使很多花生、玉米倒伏在地里。没承想近几天刚见太阳，花生蔓竟自己爬

了起来，没受太大影响。

花生被称作“长生果”，在我们老家，人们则直接简称其为“长果”，是春播秋收的重要农作物，也是人们心目中不可或缺的“吉祥物”。村里的小青年结婚，花生便和红枣、桂圆、莲子摆到了一起，或在客厅内放上几盘，或向洞房被窝里撒上几把，寓意“早生贵子”“多子多福”，是长辈们对子孙绵延、人丁兴旺的深情寄托。谁家盖新房上大梁，在鞭炮的轰鸣声中，主人也要站在高处，扬上几把花生和糖果。人们在屋檐下叫嚷着、哄抢着，不在乎抢到没有，也不在乎抢了多少，只图共享那份喜庆。花生如同一份份喜乐、一种向往，在祝贺声中完成了光荣使命，让人仿佛看到了日后“落花而生”的兴旺发达。

对花生的高品位认识，最早来源于小学课本上的《落花生》。作家许地山的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挖起来才知道。”

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我欣赏花生这种不事张扬低调内敛的品性，更赞叹它坚持不懈扎根泥土的韧劲。小时候经常下地，曾仔细观察过花生开花的过程。每年的六七月份，正值花生的生长期。在翠绿欲滴的叶柄中间，一朵朵鲜嫩的小黄花簇拥而出。有单生的，开在分枝顶部，似一只只游戏草丛的小小金蝴蝶；有簇生的，分布于分枝的下端，像一把把随风摇曳的黄绸小扇。花朵一飞一摇，足足开了两个月。每朵花有两个披针苞片，长度不到一公分，表面覆盖着密密的绒毛。当然，只有走近了才看得如此清晰。它们与大地交相呼应，宣示着成长的喜悦。与果树等大田作物迥然不同的是，花期过后的子房不是继续俏立枝头，与绿叶争抢阳光

一天下来也种不上几分地。夏日炎炎时，人们乘着一早一晚的清凉，除去田间杂草，喷施农药化肥，小心呵护着秧苗的成长。丹桂飘香时，终于迎来了花生收获的季节。男人们挥汗如雨，镢头下去，一垄垄花生蔓子在他们脚下摆成了长蛇阵；女人们甩开膀子，抓住枝蔓奋力摔向篮子，不大会儿花生果就满了筐。虽说一身汗一身泥，但哪一个不是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花生带着温情的记忆，跟随着我们一路成长。咿呀懵懂时，父母常常用猜谜语来开发我们的智力。“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个白胖子，猜一下是什么东西？”有时，他们又会变换花样：“绿蔓子，开黄花，地上开花不结果，地下结果不开花，是咱们吃的什么？”那个时候，孩子们接触的食物不多，纵使想象力一般，也能一猜即中：那便是花生了。

童年时，花生是艰苦生活中的“奢侈品”和“调味品”。每年秋后，生产队将收获的花生果分到各家各户，剥去壳后花生仁要按比例上交村里，用作集体收入和来年的种子，留到农户的少之又少，甚至发生过剥壳交果数量不足要倒贴村里的话。

到了春节，能炒上一盘花生米，再烧上一壶开水伺候客人的家庭，算是比较宽裕的。难忘那时的隆冬，屋外白雪皑皑，瓦片上结着长长的冰棱，屋内火炉旁的柴草噼里啪啦地燃着，烟气氤氲，一家人围坐炕头，剥着花生，交谈着身边的趣闻往事，其乐融融。我是家里的老小，得母亲偏爱。她时不时地将剥出的“小瘪仁”塞到我手里，让我打打牙祭。

上学后，我慢慢地喜欢上了书本。清晨一觉醒来，顾不上吃饭，抓起书包就往学校跑。母亲在身后呼唤着，追着，往我口袋里塞上一把花生。窗外日光弹指过，席间花影坐前移。我喜欢花生，源于那平凡的生活经历，更来自对它“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实品格的崇拜。

如今，父亲的那包花生一直放在书桌上，已所剩不多。虽然有些风干了，外壳愈加坚硬，但随手剥上几粒，细细嚼下来，依然别有滋味。

雨露，依靠营养的积攒和光阴的沉淀形成果实，而是转头直下，柔嫩的房柄似绵绵细针，穿过泥土，在黑暗的环境里结茧成型，直至硕果累累。这让人深为叹服：是何等的信念和动力让它们如此坚韧、如此执着！

在家乡所种的所有农作物中，花生是敦厚朴实、是不负辛劳的。无论旱涝丰歉，即便像是今年这样几十年不遇的恶劣天气，依然没有大量减产。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从播种、生长到收获，它一直承载着生命的责任，一茬又一茬地繁衍成长、生生不息。难忘那艰难的岁月，春寒料峭时，人们或镢刨，或犁耙，将经冬历寒沉睡的田地叫醒。即便奢侈一把用上拖拉机，仍需要人工把卷起来的大土块敲碎，再将松软的土地细耕摊平。梨花盛开时，老少爷们齐上阵，年长的扬起镢头开垄，年轻的弯下身子覆膜，妇女们小心翼翼地点种施肥，

在蓝天之下，轮廓犹如刀刻。这时候的“立”，少了热闹，多了踏实，就像农人忙完了播种，终于能静下心来，仔细打量着收成。

可到了立冬，“立”就显出孤单了。风刮过光秃秃的树梢，枯草都趴在地上，只有几丛芦苇还站着，穗子在风里摇晃。就像路灯下这个卖萝卜的人，哈着气，搓着手，筐里的萝卜裹着薄霜，他却不肯挪地方，就那么兀自地站着。这时候的“立”，不是要争什么，而是守住自己的那点东西，譬如一筐萝卜，一份营生，一种过日子的踏实。

叫卖者就那么站着，恍如路灯下一张活的字帖。忽然间我懂了，那造字的古人，定是见惯了这般的孤影，才为“立”字刻下这般踏实的筋骨。仿佛在告诉后人：人之立，不似草木可以仰仗天时，而是要在心里为自己立住一条地平线，无论坦途还是逆旅，都必须站成自己的坐标。

窗外，叫卖声里的身影依旧伶仃，却透着让人安心的沉稳。此刻，他便是“立”字最真切的形神。

一层层一面面一坡坡一山山
沿着山谷的走向
哪来的石艺大师奇异无比
哪来的超级工匠精工细创
那一刻，眼眶里没有泪
脸颊上没有笑
只有心底的肃然起敬
啊！好瑰美的时代留芳

重阳本应艳阳天，
十日阴晴各占半。
重阳佳节敬高堂，
鬓边华发凝岁华。
朝看四处清水湾，
眼底清华发凝岁华。
曾执家声撑日月，
庭中梨叶辞枝黄。
天际惊雷破夜眼，
今携诗酒赏秋芳。
福寿绵长沐暖阳，
松枝未改凌云志。

重阳本应艳阳天，
十日阴晴各占半。
重阳佳节敬高堂，
鬓边华发凝岁华。
朝看四处清水湾，
眼底清华发凝岁华。
曾执家声撑日月，
庭中梨叶辞枝黄。
天际惊雷破夜眼，
今携诗酒赏秋芳。
福寿绵长沐暖阳，
松枝未改凌云志。

重阳本应艳阳天，
十日阴晴各占半。
重阳佳节敬高堂，
鬓边华发凝岁华。
朝看四处清水湾，
眼底清华发凝岁华。
曾执家声撑日月，
庭中梨叶辞枝黄。
天际惊雷破夜眼，
今携诗酒赏秋芳。
福寿绵长沐暖阳，
松枝未改凌云志。

重阳本应艳阳天，
十日阴晴各占半。
重阳佳节敬高堂，
鬓边华发凝岁华。
朝看四处清水湾，
眼底清华发凝岁华。
曾执家声撑日月，
庭中梨叶辞枝黄。
天际惊雷破夜眼，
今携诗酒赏秋芳。
福寿绵长沐暖阳，
松枝未改凌云志。

重阳本应艳阳天，
十日阴晴各占半。
重阳佳节敬高堂，
鬓边华发凝岁华。
朝看四处清水湾，
眼底清华发凝岁华。
曾执家声撑日月，
庭中梨叶辞枝黄。
天际惊雷破夜眼，
今携诗酒赏秋芳。
福寿绵长沐暖阳，
松枝未改凌云志。

重阳本应艳阳天，
十日阴晴各占半。
重阳佳节敬高堂，
鬓边华发凝岁华。
朝看四处清水湾，
眼底清华发凝岁华。
曾执家声撑日月，
庭中梨叶辞枝黄。
天际惊雷破夜眼，
今携诗酒赏秋芳。
福寿绵长沐暖阳，
松枝未改凌云志。

重阳本应艳阳天，
十日阴晴各占半。
重阳佳节敬高堂，
鬓边华发凝岁华。
朝看四处清水湾，
眼底清华发凝岁华。
曾执家声撑日月，
庭中梨叶辞枝黄。
天际惊雷破夜眼，
今携诗酒赏秋芳。
福寿绵长沐暖阳，
松枝未改凌云志。

重阳本应艳阳天，
十日阴晴各占半。
重阳佳节敬高堂，
鬓边华发凝岁华。
朝看四处清水湾，
眼底清华发凝岁华。
曾执家声撑日月，
庭中梨叶辞枝黄。
天际惊雷破夜眼，
今携诗酒赏秋芳。
福寿绵长沐暖阳，
松枝未改凌云志。

重阳本应艳阳天，
十日阴晴各占半。
重阳佳节敬高堂，
鬓边华发凝岁华。
朝看四处清水湾，
眼底清华发凝岁华。
曾执家声撑日月，
庭中梨叶辞枝黄。
天际惊雷破夜眼，
今携诗酒赏秋芳。
福寿绵长沐暖阳，
松枝未改凌云志。

重阳本应艳阳天，
十日阴晴各占半。
重阳佳节敬高堂，
鬓边华发凝岁华。
朝看四处清水湾，
眼底清华发凝岁华。
曾执家声撑日月，
庭中梨叶辞枝黄。
天际惊雷破夜眼，
今携诗酒赏秋芳。
福寿绵长沐暖阳，
松枝未改凌云志。

重阳本应艳阳天，
十日阴晴各占半。
重阳佳节敬高堂，
鬓边华发凝岁华。
朝看四处清水湾，
眼底清华发凝岁华。
曾执家声撑日月，
庭中梨叶辞枝黄。
天际惊雷破夜眼，
今携诗酒赏秋芳。
福寿绵长沐暖阳，
松枝未改凌云志。

重阳本应艳阳天，
十日阴晴各占半。
重阳佳节敬高堂，
鬓边华发凝岁华。
朝看四处清水湾，
眼底清华发凝岁华。
曾执家声撑日月，
庭中梨叶辞枝黄。
天际惊雷破夜眼，
今携诗酒赏秋芳。
福寿绵长沐暖阳，
松枝未改凌云志。

重阳本应艳阳天，
十日阴晴各占半。
重阳佳节敬高堂，
鬓边华发凝岁华。
朝看四处清水湾，
眼底清华发凝岁华。
曾执家声撑日月，
庭中梨叶辞枝黄。
天际惊雷破夜眼，
今携诗酒赏秋芳。
福寿绵长沐暖阳，
松枝未改凌云志。

重阳本应艳阳天，
十日阴晴各占半。
重阳佳节敬高堂，
鬓边华发凝岁华。
朝看四处清水湾，
眼底清华发凝岁华。
曾执家声撑日月，
庭中梨叶辞枝黄。
天际惊雷破夜眼，
今携诗酒赏秋芳。
福寿绵长沐暖阳，
松枝未改凌云志。

重阳本应艳阳天，
十日阴晴各占半。
重阳佳节敬高堂，
鬓边华发凝岁华。
朝看四处清水湾，
眼底清华发凝岁华。
曾执家声撑日月，
庭中梨叶辞枝黄。
天际惊雷破夜眼，
今携诗酒赏秋芳。
福寿绵长沐暖阳，
松枝未改凌云志。

重阳本应艳阳天，
十日阴晴各占半。
重阳佳节敬高堂，
鬓边华发凝岁华。
朝看四处清水湾，
眼底清华发凝岁华。
曾执家声撑日月，
庭中梨叶辞枝黄。
天际惊雷破夜眼，
今携诗酒赏秋芳。
福寿绵长沐暖阳，
松枝未改凌云志。

重阳本应艳阳天，
十日阴晴各占半。
重阳佳节敬高堂，
鬓边华发凝岁华。
朝看四处清水湾，
眼底清华发凝岁华。
曾执家声撑日月，
庭中梨叶辞枝黄。
天际惊雷破夜眼，
今携诗酒赏秋芳。
福寿绵长沐暖阳，
松枝未改凌云志。

重阳本应艳阳天，
十日阴晴各占半。
重阳佳节敬高堂，
鬓边华发凝岁华。
朝看四处清水湾，
眼底清华发凝岁华。
曾执家声撑日月，
庭中梨叶辞枝黄。
天际惊雷破夜眼，
今携诗酒赏秋芳。
福寿绵长沐暖阳，
松枝未改凌云志。

重阳本应艳阳天，
十日阴晴各占半。
重阳佳节敬高堂，
鬓边华发凝岁华。
朝看四处清水湾，
眼底清华发凝岁华。
曾执家声撑日月，
庭中梨叶辞枝黄。
天际惊雷破夜眼，
今携诗酒赏秋芳。
福寿绵长沐暖阳，
松枝未改凌云志。

重阳本应艳阳天，
十日阴晴各占半。
重阳佳节敬高堂，
鬓边华发凝岁华。
朝看四处清水湾，
眼底清华发凝岁华。
曾执家声撑日月，
庭中梨叶辞枝黄。
天际惊雷破夜眼，
今携诗酒赏秋芳。
福寿绵长沐暖阳，
松枝未改凌云志。

重阳本应艳阳天，
十日阴晴各占半。
重阳佳节敬高堂，
鬓边华发凝岁华。
朝看四处清水湾，
眼底清华发凝岁华。
曾执家声撑日月，
庭中梨叶辞枝黄。
天际惊雷破夜眼，
今携诗酒赏秋芳。
福寿绵长沐暖阳，
松枝未改凌云志。

重阳本应艳阳天，
十日阴晴各占半。
重阳佳节敬高堂，
鬓边华发凝岁华。
朝看四处清水湾，
眼底清华发凝岁华。
曾执家声撑日月，
庭中梨叶辞枝黄。
天际惊雷破夜眼，
今携诗酒赏秋芳。
福寿绵长沐暖阳，
松枝未改凌云志。

重阳本应艳阳天，
十日阴晴各占半。
重阳佳节敬高堂，
鬓边华发凝岁华。
朝看四处清水湾，
眼底清华发凝岁华。
曾执家声撑日月，
庭中梨叶辞枝黄。
天际惊雷破夜眼，
今携诗酒赏秋芳。
福寿绵长沐暖阳，
松枝未改凌云志。